



## 燈下集

今年五月，海峽出版發行集團、海峽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了《真理沒有門檻——高兆棟文集》。這是一本時間跨度三十八年，涉及兩岸四地和國際上重大事件和重要評論的新書；亦是作者多年來秉承「文以載道」和「傳媒是社會的公器」為宗旨，留下來的歷史記錄和寫作心血的結晶。

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特別顧問、《我的伯父周恩來》作者、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新聞社原副社長周秉德大姐題籤書名。香港風凰衛視資深評論員、《時事亮點》節目主持人何克亮作序。署名文集分上下卷，各有三輯欄目，分別有《人物述林》、《近看香港》、《國

際評論》及《台海風雲》、《他山之石》、《八閩餘音》等。書的卷首有一篇六千多字的《作者的話：講真話的書或有磁性……》，向讀者諸君交代和分享了《出版文集 心路歷程》、《用心寫作 以心感人》以及《金石良言 分享共勉》的心得感悟；相信讀者有興趣讀下去，看看作者在內地到底都寫些什麼文稿以及在港定居以後，親身體驗「一國兩制」社會實踐，是怎麼觀察和就近評論港台時局的。該書

經已在內地及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屬下各大書店上架上網發售了。在該書出版不久，即在網上發現有一個作者並不認識的林某人（暫隱其名），在這本書名下方Authors（著者人）赫然寫上其姓名，而把該書的唯一作者列在其後，儼然第一作者，而且把今年始出版的該書，時間挪前三年（二〇一五年），足見如今社會上，少數心術不正之徒，利用網路沽名釣譽、盜竊知識產權，行

盜版之實，達到了匪夷所思令人貽笑大方的地步；料該作偽者，連文集中一篇文稿都寫不出，竟出此下下策，置國家版權法規如無物。難怪有作者的多年朋友不忿，「竟有這樣的事？！要付諸法律途徑，豈能讓其沉淪……」。

這部文集《人物述林》的開篇《周恩來——永久的豐碑和鏡子》，是紀念周總理逝世四十周年而撰寫的，發表在《大公報》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文化版，是當

年香港媒介紀念周總理文章中篇幅最長的一篇文稿。在此之前的二〇〇八年四月，作者寫了一篇，參加了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等六大主辦機構舉行的徵文比賽，獲《優異獎》的文稿。更早則是在福建省工作時，為紀念周總理逝世十周年，發表在《福建日報》上《面壁十年圖破壁》的文稿。正如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三月出版〔英〕迪克·威爾遜著作《周恩來傳》中評價那樣：「在中外歷史上，曾經產生過不少受人愛戴和崇敬的偉人，卻很少有哪位偉人能夠像周恩來這樣深深地感染了整個民族，乃至贏得了整個世界的崇敬……周恩來是現代中國最具有持續影響力、最具有感染力的領導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卓越的中國人。他體現了本世紀中國的歷史，代表並象徵著一個偉大的民族。」

## 俏梅莉



## 自由談

晚年的冰心終於放下與才女林徽因昔日的嫌隙，在提起林徽因開口便說：「她很美麗，很有才氣」。被問比較一下林徽因和陸小曼時，更認為林徽因俏，陸小曼不俏。

一個「俏」字，意味深長。我的理解是，這裏所說的「俏」應該不單指顏值，陸小曼也是有名的美人，「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風景」（胡適語）。冰心先生指的是女人的靈氣、姿態、裝扮，還要一顆冰雪聰明的靈魂吧。有一個名詞叫木美人，是俏佳人的反面詮釋，指這個女人「美則美矣，毫無靈魂」，就是靈魂配不上美麗的外表。

前幾天，看到網上轉一個帖子：一個自視甚高的男生去相親，看中了一位長相大約六十五分左右的的女生，因對談之後發現她的靈魂特別有趣。於是，一次次的相約，結果屢屢被婉拒。男生很不解，覺得自己一表人才，工作又好，憑什麼長相剛過及格線的女生不肯出來約會？有評論一語道破：女生的有趣靈魂吸引了你，你却沒有與之相匹配的靈魂啊。

世間美人很多，能稱得上俏佳人的則很少。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裏的黃蓉，就是最古靈精怪的一個，所以又稱「俏黃蓉」。一九八三年版的《射鵰英雄傳》，冰雪聰明卻又刁蠻任性的小魔女黃蓉是由香港女演員翁美玲來扮演的，成為銀幕上最接近原著的經典形象。翁美玲並不是標準美女，她有兩顆小虎牙，未必比同時代的戚美珍、趙雅芝長得標致古典。但她有靈氣，憑着俏麗活潑的外形和出神入化的演技，將俏黃蓉演得傾國傾城，斬獲了多少粉絲。前些日子，金大俠去世，我的朋友晒出她少女時代收藏的一本翁美玲剪貼照，照片中佳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惜早已香消玉殞，令人扼腕嘆息。

黃蓉一角後來有不少明星演過，但我以為二〇〇三年版《射鵰英雄傳》裏，周迅演的黃蓉也很接近原著。因為周迅本人氣質也是靈氣逼人、古靈精怪，外表嬌俏可人，是實力偶像派。周迅版黃蓉俏皮、機智，神情靈動。只是周迅沙啞的嗓音有一種滄桑感，多少影響了對這個角色的完美演繹，黃蓉可是東邪黃藥師的掌上明珠，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機智百變，驕傲任性，個性明亮，哪來的滄桑可言呢。但好在周迅和黃蓉有一個共性，就是「俏」，由內而外的俏。有時候，靈魂的「俏」對外表也有滋補美顏之功效。

「俏」是個形容詞，如果用它來形容女人，一定是兼指外表與靈魂，外表當然要長得漂亮，不一定絕色，但靈魂一定要活潑潑地。所以，「俏」更像一幅流動的畫，是顧盼自如的眼波流轉，胸有丘壑的靈活多變，小鹿輕盈歡快的躍過溪水，漫山遍野的梅花開了。

梅花也俏得很：「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 作家對社會應該有擔當 ——《真理沒有門檻》出版後

功名塵

經已在內地及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屬下各大書店上架上網發售了。在該書出版不久，即在網上發現有一個作者並不認識的林某人（暫隱其名），在這本書名下方Authors（著者人）赫然寫上其姓名，而把該書的唯一作者列在其後，儼然第一作者，而且把今年始出版的該書，時間挪前三年（二〇一五年），足見如今社會上，少數心術不正之徒，利用網路沽名釣譽、盜竊知識產權，行

盜版之實，達到了匪夷所思令人貽笑大方的地步；料該作偽者，連文集中一篇文稿都寫不出，竟出此下下策，置國家版權法規如無物。難怪有作者的多年朋友不忿，「竟有這樣的事？！要付諸法律途徑，豈能讓其沉淪……」。

這部文集《人物述林》的開篇《周恩來——永久的豐碑和鏡子》，是紀念周總理逝世四十周年而撰寫的，發表在《大公報》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文化版，是當

年香港媒介紀念周總理文章中篇幅最長的一篇文稿。在此之前的二〇〇八年四月，作者寫了一篇，參加了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等六大主辦機構舉行的徵文比賽，獲《優異獎》的文稿。更早則是在福建省工作時，為紀念周總理逝世十周年，發表在《福建日報》上《面壁十年圖破壁》的文稿。正如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三月出版〔英〕迪克·威爾遜著作《周恩來傳》中評價那樣：「在中外歷史上，曾經產生過不少受人愛戴和崇敬的偉人，卻很少有哪位偉人能夠像周恩來這樣深深地感染了整個民族，乃至贏得了整個世界的崇敬……周恩來是現代中國最具有持續影響力、最具有感染力的領導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卓越的中國人。他體現了本世紀中國的歷史，代表並象徵著一個偉大的民族。」

# 作家筆下的香港淪陷

趙稀方



## 小說香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八小時後就對香港發起了攻擊。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這一天，香港淪陷。在經歷了這一戰事的作家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淪陷時驚心動魄的情形。

日本從內地兩進香港，進攻的首先是新界和九龍。侶倫當時就住在九龍。他率先感受到戰爭的恐怖。侶倫專門寫了一篇《九龍淪陷散記》，文章一開頭說：「我永遠也記得清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那個早晨八點鐘左右，我是被一種沉重的爆炸聲震動得醒過來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是戰爭來臨，以為是軍事演習，然而飛機的轟炸開始了，「一聲急激的狂吼破空而來，我回頭向屋後望。我看見一支敵機用了俯衝的姿式在不遠的侯王廟上空劃了條孤線又飛起。接着隆隆一聲，下面冒起一股濃煙：許多磚頭和木材的碎屑在那裏飛舞起來。」恐懼籠罩着九龍半島，晚上人們從收音機裏聽到報告，「日本已經向英美宣戰；接着是報告今天遭日寇轟炸的地名。同時轉述羅斯福和邱吉爾強調消滅軸心國的決心的談話。香港呢，英方軍隊和敵人在香港外圍作戰，當局決心抵抗到底來保衛香港，希望市民鎮定和政府合作。」但不久，就聽到港英政府放棄九龍的消息，「老人在發抖，姊妹在傾箱倒篋的找尋『危險性』的東西，撕毀着書信和文件。孩子們也奉了緊急命令，分頭從他們的書包裏、牆角裏，翻尋他們的『抗日』意味的教科書，習字簿和自由畫。」侶倫也很痛苦地銷毀自己的作品和日記。日軍終於進駐，「全街樓房的陽台外，幾乎都像晾了衣服似地豎出一系列太陽旗。」九龍的百姓在遭遇了劫匪的第一輪洗劫後，又遭遇了日軍的戒嚴。

九龍淪陷後，只剩下港島成為英方部隊的最後防守區。日軍首先登陸筲箕灣，因此那一帶炮火最密集。舒巷城正好住在筲箕灣，首當其衝。據《艱苦的行程》，有一天日軍炮火擊中他們居住的民房，一家人驚恐地踏着七八具屍體躲進防空洞。舒巷城也不得不把報刊書籍焚燒掉，以防日本人來搜查。日本軍隊上岸後，舒巷城目睹了他們的暴行，「姦淫擄掠的日本『皇軍』一到香港，就到處『上演』他們的暴行。單是跑馬地一區就有數不清的婦女受凌辱。日軍登陸筲箕灣一星期後，那天我從外邊回到街上，看見我家斜對面的門口，有一個持槍的日本兵守在那裏，不讓屋子裏的人出去，把槍尾劍晃動着。我起初以為那屋子受檢還是什麼，後來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兩個獸兵一塊來，把屋子裏的人趕出去，將裏面的唯一少女留下。然後一個守着前門，一個闖進屋子裏。幾個月後，我聽到受辱的少女的父親沉痛地說，他的不幸的女兒已經變得神經失常了。」



一九四一年的聖誕節香港遭日軍侵略而淪陷



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在記錄香港淪陷的著作中有名的

本來已經寫好了一篇紀念「一二·九」的社論，臨時撤下來，改登了一篇《一致打倒日寇》的文章，十二月十二號《華商報》刊登了社論《團結動員抗拒敵寇》，加了個副標題「在香港紀念雙十二」，就停刊了。在廖承志的安排下，東江縱隊分批護送香港文化人出境。在港督向日軍投降後不久，「所有和黨直接或間接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除詩人林庚白中流彈犧牲外），都陸續安全地撤離香港。絕大部分人——廖承志、柳亞子、韜奮、茅盾、胡繩、于伶……都是先到東江游擊區，然後再經韶關分批回到桂林和重慶；韜奮和范長江則先後經江西、浙江、上海，轉到新四軍根據地，我和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華、郁風、謝和康、王瑩……等，則是坐小艇經澳門、台山、柳州回到了桂林。」

在記錄香港淪陷的著作中，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是最有名的。我們知道，薩空了當時在主持中國民盟機關報《光明報》。他的淪陷日記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進攻香港開始，一直記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計四十九天，為我們留下了香港淪陷時期寶貴的歷史材料。小思說：「想理解一下香港這個政治活動舞台，四十九天有些什麼文化人在做些什麼事？讀讀這日記，你會覺得刺激、有趣。重讀時，我才發現自己當年沒記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香港淪陷第二天，梁漱溟先生在看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這回像個新發現。愛好現代文學的人，讀着讀着，會在跑馬地街頭遇到名記者金鐘華，灣仔英京酒家門前碰到漫畫家丁聰，在香港大酒店門口看見端木蕻良，在皇后大道西巧遇作家徐遲……他們都在香港露了面。」

## 金庸與大公

1955年10月5日 新晚報

# 漫談「書劍恩仇錄」

金庸



▲當時刊登在《新晚報》上的版面 大公報資料圖片

編者註：武俠小說家查良鏞與《大公報》、《新晚報》淵源深，在兩報工作的十年間，曾以「樂宜」、「金庸」、「姚瘦蘭」、「姚嘉衣」、「蕭子嘉」、「林子暢」等筆名翻譯名著、連載小說及撰寫評論。本篇從今日起連續八期刊他的部分代表作品，以饗讀者。

本篇為其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新晚報》以筆名「金庸」撰寫的文章。

梁羽生弟是我知交好友，我叨長他一歲，所以稱他一聲老弟。他年紀雖比我輕，但寫武俠小說卻是我的前輩，他在「新晚報」寫「龍虎門京華」和「草莽龍蛇傳」時，我是忠實讀者，可是從來沒想自己也會執筆寫這種小說。

八個月之前的一天，新晚報編輯和「天方夜譚」的老總忽然向我緊急拉稿，說「草莽」已完，必須有「武俠」一篇頂上。梁羽生此時正在北方，說與他的同門師兄中宵劍樓主在切磋武藝，所以寫稿之責，非落在我的頭上不可。可是我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啊，甚至任何小說都沒有寫過，所以遲遲不敢答應

。但兩位老編都是老友，套用「書劍」中一個比喻，那簡直是章駝子和文四哥之間的交情，好吧，大丈夫說寫就寫，最多寫得不好捱罵，還能要了我的命麼？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報館，說小說名叫「書劍恩仇錄」。至於故事和人物呢？自己心裏一點也不知道。老編很是棘手，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裏來，說九點鐘之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否則明天報上有一大塊空白，就請這位工友坐着等我寫。那有什麼辦法呢？於是第一天我描寫一個老頭子在塞外古道上大發感慨，這個開頭下面接什麼全成，反正總得把那位工友先

請出門去。「書劍」的第一篇就是這樣寫的。

後來情節慢慢發展，假如第一天寫得鬆邊，第二天馬上想法子補救，東拉西扯，居然讀者們看得還有點興趣。前天遇到中聯公司的劉芳兒，他說他與他太太天天爭來看，中聯很想拿它改編電影。我一聽之下，頗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前幾天緬甸仰光一位曹先生寫信來說，仰光說書的人，有好幾位以「書劍」為壓軸，頗得聽眾歡迎。此書在海外並有兩家報紙逐日轉載。想不到遊戲文字，居然有人喜愛，難道揮拳打鬥，竟是人之同嗜麼？

朋友們常問我，書中人物是否全部憑空捏造，還是心中以某人為模型？我的答案是：有的寫生，有的想像。如俏李逸周綺，那就是我認識的一位小姐的寫照，此人綽號「胡塗大國手」，天真直爽，活潑可愛。這位小姐常讀「書劍」，常讀周綺有趣，而不知其有趣乃從

她身上提取出來者也。

有一位朋友尤為熱心，他把「書劍」逐句細細評，什麼「草蛇灰線法」、「橫雲斷峯法」把這部小說詳加分析，說得作者滿腹經緯，成竹在胸。此書出單行本時準備附印他的評註，這是由於他的文思周密，筆調雅致，而不是由於他的「烏龍」——把我的胡思亂說說成了刻意經營。

有時文思忽告枯竭，接連數日寫得平淡乏味，此時最為難過。幸虧常接讀者來信，討論一場，鼓勵一番，寫武俠小說之樂，除了讓想像力自由發展之外，大概以此為最了。

日前遇張冰西小姐，她說：「你再不讓文泰來救出來，就把你自己關進去。」這位小姐之刁蠻，尤勝李沅芷。文泰來要不要讓他被救出來，的確是大傷腦筋了。

（老編來信，又要我自吹自擂一番，謹收播如上。）